

春节过后，我到四川康定一游。选择去康定有两个理由，一个是去看有红色意义的泸定桥，领略大渡河的惊涛骇浪，缅怀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红军先烈；一个是去溜溜的跑马山，看藏族小伙和姑娘的跑马比赛，实地感受《康定情歌》的文化魅力。

此行第一站是泸定桥。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，长有103米，河面宽七八十米左右，水流也算不得湍急。小学课文《飞夺泸定桥》中插图描绘的泸定桥之高危奇绝，倒没怎么看出来。可见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眼见才为实啊！

抵达康定后，朋友绝口不提跑马山，却安排去看木格措风景区。木格措风景区是一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原始森林，山上湖泊星罗棋布，阳光一照，水面五颜六色，有如宝石。山上植被甚好，亦多古稀大树。其整体感觉，比之青城峨眉云遮雾藏之娇美，多一份爽朗；比之西藏高原的赤裸火辣，则多一份温润，实在是别有一番风光。

木格措归来，我实在忍不住说想去看跑马山。朋友笑着说：跑马山就别去了，没什么看头。你想，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，现在又没有跑马比赛，啥也没看的，还喝一肚子风。

天下闻名的跑马山竟然不值一观？抑都中，我对跑马山有了变态的兴趣——这是一座怎样的山呢？

跑马山之名，是因每年在此举行跑马比赛而来的。跑马山成为今天之跑马山，是因为一曲《康定情歌》。这首情歌之前，跑马山已经存在千百万年，却是籍籍无名。此歌之后，跑马山便天下闻名了。由此可见，诗歌是具有力量的。

因为诗和歌而成就的风景名胜还有许多。如姑苏城的寒山寺，是一首《枫桥夜泊》让它声名鹊起的。还有滕王阁，王勃一首《滕王阁序》，使之名列天下四大名楼。即使滕王阁早已不在，但滕王阁的大名依然流传下来。当然，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之名句，则有更长久的生命力。

跑马山以《康定情歌》而出名，《康定情歌》可是大大的有名。它是我国第一首飞向太空的歌曲，被人们誉为宇宙情歌。许多人以为，《康定情歌》是来自于康定地区的民歌，其实是一个误会。

《康定情歌》的诞生，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四川宣汉人李依若在成都读大学时，与一个来自康定的李同学

恋爱。李依若与李同学结伴到康定跑马山玩耍时，编了一首《跑马歌》唱给她听，以示求爱，这就是《康定情歌》的由来。此歌跟当地民歌无关，纯系李依若个人即兴创作。

诗以咏志，歌以求偶。古已有之，人和动物皆然。《诗经·小雅》伐木篇曰：“嘤嘤鸣矣，求其友声”。说的是鸟儿叫是为了找朋友。而人，唱情歌找朋友就更多了。《诗经·蒹葭》就是一首很有名的爱情诗，它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写景起兴，随即点题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诗意十足，美丽至极。这是一首秦风，是陕西一带的民歌，看来那里的人要朋友是很文雅的。

诗歌中古人求爱，狡猾的也有。《诗经·氓》中写道：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”讲的是一农家小伙子抱着布匹以换丝的名义去勾兑卖丝的姑娘。这是首卫风，是河南一带的民歌，可见河南人的确是很聪明的。

《康定情歌》虽然传承了诗经《风》的传统，但若从诗歌的角度来看，实在算不得阳

春白雪，甚至很难登堂入室。不过，它能把一个小山包唱成了世界的爱情胜地，自有它非凡之处，除了旋律优美之外，大概以情感的真诚朴实取胜。

《康定情歌》写的是人间四月天，一个有月光的晚上，在康定城边的跑马山上，一个小伙子唱给大姑娘的情歌。这里面的爱情，真诚而现实：“一来溜溜的看上，人才溜溜的好哟，二来溜溜的看上，会当溜溜的家哟。”这爱情真诚直白，教人踏实。随着《康定情歌》的广为传唱，渐成求爱情歌的不二之选。

“世间溜溜的女子，任我溜溜的求哟”，是和李家大姐对唱的，有的版本唱成“任你溜溜的求哟”。这个“任你溜溜的求哟”很值得玩味。一种是拒绝：世界上的漂亮女人多得很，你张大哥你想追哪个就追呗，可别来招惹我。一种是鼓励：世界上的漂亮女人，你张大哥看上哪个就去追啊，来啊！一种是娇嗔：张大哥，你想清楚哈，世界上的女人多得很，你去追哈，我不拦你，但如果你要追了我，可不准后悔哟！

《康定情歌》人人爱唱，从诗学上说，也有个理由，就是其能指性特强，谁都可以是张大哥、李大姐，有爱之处皆是跑马山。只要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，不必在跑马山，在草原，在湖边，在沙漠，在平原……感人的情歌对唱，都会见证诗歌的神奇力量。

陈广玲

初冬晨雾

我还在为落叶飘零、秋雁南飞而伤感时，冬天来了。我尤其爱这初冬，在掩埋了秋的悲凉之时，又为我带来了漫天飘雪的眼想……

初冬是一个多雾的时节。清晨起来，推开窗子，氤氲的雾气扑面而来，如幼儿冰凉的小手抚摸着我的脸，凉凉的，润润的，细细的，滑滑的，有一些冷。我抱紧自己，在还没有人声的喧哗之前细细感受这晨雾的韵味。

晨雾弥漫于天地之间，像天上垂下来的巨大纱帐，忽浓重，忽隐淡，似乎双手可以轻轻捧住，却只是一握清雾。置身于雾中，感觉自己走进了白色空灵的仙境，曼妙飘逸。顾不得雾中的

心 语

我为父亲订报刊

父亲家在六楼，他中风后就很少出门了。我去看父亲时总会送他一些营养品，当然也会按父亲的叮嘱给他带几份报刊。父亲对我送的水果、豆奶、芝麻糊等吃的似乎不太“感冒”却对我送的报刊情有独钟，父亲称之为“精神食粮”。

父亲退休后就爱上了看报纸读杂志，以前腿脚方便时每天早上去锻炼时就会顺便买上一两份报刊，回到家里父亲顾不上吃早餐，他马上戴上老花镜把报刊看个遍。除了白天看报纸杂志，父亲还习惯晚上躺在床上再看一阵才入睡。

尽管如今资讯发达，电视、电脑走进了千家万户，可父亲还是喜欢通过报刊去认识世界、增长见识、娱乐生活。父亲说他视报刊为相交多年的老朋友，现在的报刊说的是老百姓身边的事，讲的是老百姓心中想说的话，他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味的报刊，读起来觉得亲切贴心。

马 卫

阅读的快乐

天越来越冷，很多时候，假在沙发上读书，或是找一片草地，躺在太阳下读书。

作为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，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。如果说哪个作家不阅读，那肯定是骗人的。天才其实是在大量阅读或实践中长出来的。

我喜欢的作家，是质朴的，乡土味浓的。比如刘亮程，我就十分喜欢。他的文字里，十足的泥土味。读到蚯蚓在蠕动，读到骡子在吃草，读到牛在吃力地耕作，读到牝马在快乐中交配。他的文字，把我带到了原始穷困的乡村，没有被污染的乡村，从精神到物质的原生态乡村。

在日益工业化都市化的今天，读刘亮程，如同在乡村旅行，在旅行中升华。

喜欢读曹乃谦，尽管有时读得不忍，特别是他写到乡村的饥饿，缺粮、缺水、缺女人，读得心酸，读得流泪，读得不敢再读下去。作家的同情，善良，关爱，仁慈，全都从文字里汩汩淌出，淹没了我的心。这些朴实的文字背后，是作家对历史的审判，审视，诘问。

喜欢读莫言，也来自于他的乡土味。这和他获不获诺贝尔奖无关，他的红高粱系列，及《生死疲劳》，绝对是好作品。读莫言，就如饮高粱酒，当然是没有往日的原度酒。莫言的乡土，有时还有些丑陋，恶心，但纯正。如粮食酒一样，回味无穷有些苦涩。

中国文学进入九十年代后，呈现多元化色彩，但是，绝大多数作家，都坐在高楼里，在灯红酒绿中，莺歌燕舞。所以，我们的文学再没有八十年代的冲击力了，说得更直接一点，就是作

微尘，我深深地吸一口气，这份冬日的寒意便进入了我的身体，游戏全身。

云在雾中行，心在天上飘，带着一份童真去寻找心中的精灵。雾中的人物带着仙气，雾中的世界也空灵莫测，可能给人惊喜，也可能给人期盼与幻想。晨雾是诗意的，雾在山峦、沟壑、高楼间游动，像画家泼墨，使原来的物变成了景，变成了一幅幅丹青。

晨雾有点禅的味道。她游离世间红尘，独守自己的一片清境，有些玄妙，有些神秘，又不断地引导着人们心灵的感悟。在濛濛的雾中，只有静下心来，才不会迷失自己；只有胸怀一颗清澈的心，才能在这尘雾里坦然行走。

行走在雾中，脚步轻轻落下之后，地面上便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水印痕迹。回头看去，脚印又慢慢融化在了那一片茫茫之中。前方是迷雾一样的世界，身后是你走过的足迹，这是什么样的意境呢？

这个初冬的清晨，因为有了雾的朦胧，平日明晰的世界愈发柔和，冬日的心情也显得十分温暖了。

我和父亲拉家常时，他总不忘说说从报刊上看到的社会热点新闻，谈一谈当下的热点人物，父亲嘴里还时不时地蹦出一些从报刊上看到的新潮名词，诸如“伤不起”、“房闹闹”、“Hold住”等等。前几天父亲突然跟我聊起了“赵本山体”（一句古典诗词配一句赵本山的小品名句的文体），他说从报刊上看到现在这种幽默搞笑的文体在都市人中很流行，经典例句是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我十分想见赵吉祥。”父亲想了半天也琢磨出了一句赵本山体：“床前明月光，我叫不紧张。”看到父亲读他自创的赵本山体时脸上灿烂的笑容，我打心里感到高兴，报刊竟给年近七旬的父亲带来了孩子般的欢乐。

父亲现在外出不便，我工作忙，不能每天去为他送报刊，父亲只好把原来看过的报刊又翻出来看。我对父亲说：“过期的报刊时效性不太好。”父亲说：“虽然看的是旧闻，但总比没有报刊看要好啊！”父亲的话提醒了我，新年快到了，我何不为父亲订几份明年的报刊呢？

我立即联系邮局的工作人员，很快一份报纸两份杂志就订好了。考虑到父亲下楼不便，我再三恳求邮递员将报箱安装在父亲家门口，邮递员热情地说：“我们非常愿意把报刊送到您父亲的家门口，爬六楼辛苦一点不算什么。”我忙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，父亲得知明年每天打开家里的大门就能拿到报刊，他高兴得不挠嘴。

家人们少了“地气”。物质丰富了，精神则贫乏了，于是玩弄起各种技巧来，掩盖生活的苍白。

于是，我选择更多地阅读外国文学。

比如读勒克莱齐奥，真为他感动。他的那部《诉讼笔录》，就是真实的吃语。读他，读到了一颗对整个人类忧愤的心，读到对全世界的深深关怀。读到他的情感激流，如大海澎湃，永不停息。

读哈萨，读得先笑后哭，他的那部《潘上尉和劳军女郎》，绝对是荒诞艺术的杰作。读了后，就如醉了一场，大哭一场，周身通泰。比做了按摩，拔了火罐，插了针灸还爽。这比他拿着大刀长枪去反对军政府，还勇敢。

读福克纳，他笔下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都散发出约克纳帕塔法森林的气息，那是清新的，有锯木的清香，有木板的坚实，有竹子的韧性。

读书，不仅仅看文字，更多的是读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精神。

读书，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受到洗礼，剔除杂质，晶莹精华。和参佛一样，皈依于一种精神的力量。

读书，就是壮大自己，从思想上壮大，敢于对抗一切落后的，反动的观念，冲破一切世俗的束缚。

这样读书，才有快乐

如果仅仅是为了卖弄学识，为了吊吊书袋，为了装饰学问，读了等于没有读，这样读书的人，绝对不少。不仅有假冒伪劣产品，也有伪书生。

吸其菁华，去其糟粕，让骨骼坚挺，血液流淌，力量强大，这是我读书的追求。至于创作，能出多大的成就，则不是主要的目标。因为，一个作家能走多远，取决于三种因素，天赋、勤奋、机遇。但不断地努力，不断地提高，让精神生活快乐，做一个有益的人，也不负此生。

阅读，是达到这些目标的过程，也是必由之路。如果这个过程中，我已享受了快乐，还有比这重要的吗？



崔 嵘

儿时的电影

我五六岁的时候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“波澜壮阔”之际，当时的国内影坛因为“革命”至极而百花凋零，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三部国产的“黑白战斗片”即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南征北战》，故又称“三战片”在银幕上走马灯似地亮相。那时候我们对样板戏可是过足瘾了，虽然情节还都是半懂不懂，但细仔子记性好，竟对每部戏中的主要人物如李玉和、柯湘、杨子荣、方海珍等名字倒背如流。

除了当时的样板戏和“三战片”，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儿时看的，就是一些外国电影了。不过那时的外片可不是现在的耗资巨大、制作精美的美国大片什么的，进口的最多的是这几个国家的电影——朝鲜、越南和阿尔巴尼亚，因为当时他们和中国都属社会主义阵营，有些还享受了中国“同志加兄弟”的待遇。等大家把所有国产和上述国家为数不多的电影都看了个遍后，便有一首歌谣总结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四个特点，那就是：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，朝鲜电影哭哭笑笑，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”。

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”倒不是说中国电影就光是“新闻简报”，而是说在中国，放“正片”之前一般都要放一阵《新闻简报》，因为当时没电视看，国内的大事一般都是拍成电影纪录片随“正片”放映。我记得那时的《新闻简报》看得最多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外宾，每当他在接见厅出现后，全场观众都要鼓掌。当然我们那时不懂政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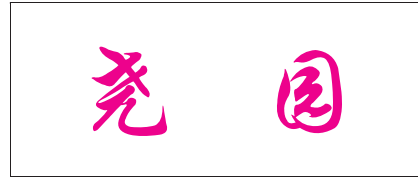
心里盼望的还是快点放“正片”，有时候好不容易一大堆《新闻简报》放完开始放“正片”时，我们却早已歪在座位上睡着了。

“朝鲜电影哭哭笑笑”。朝鲜的电影，一般说的都是在旧社会，穷人受尽地主剥削，只能抱头痛哭。然后就是解放了，在金日成的领导下，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一个个开怀大笑。当时我看过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永生的战士》和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等，好像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。看朝鲜的“言情片”，我只记得特别怕看到穷人受苦，听到地主婆要出来就紧张得不敢看。

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”，是因为其时越南正在进行抗美国战争，所以影片总少不了越南大炮在怒吼和美机在轰炸，到处是一片火海焦土。这些越战片中，我记得最深的好像是纪录片《9号公路大捷》了。

至于“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”，说的是这个国家的电影常常让人看不懂。现在已记不清是因为中阿两国的文化背景、审美情趣不同，还是官方在审查阿片时删剪得太厉害而造成情节脱节的缘故，反正那时我们看起来感觉驴唇不对马嘴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儿时的电影大概就是这些。由于当时理解能力实在太浅，现在想来，电影的大部分情节、画面和插曲都是模模糊糊的，而那些和中国称兄道弟的国家以后也逐渐露出了真面目。但是，在那堪称“文化专制”的年代，就是这些令人看到乏味的电影构成了我们童年斑斓色彩的一角，同时在不经意间，也给我们留下了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的美好的回忆。



林海清

温暖的冰糖葫芦

我在的城市刚刚经历一场寒潮，临近黄昏，走在冷清的大街上，一阵风吹来，我禁不住打了个哆嗦。“冰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……”寻声望去，路边一老人正在高声叫卖。他扛着一个用秸秆绑捆成的柱形把子，把子上插满了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，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火把，火红娇艳的冰糖葫芦在瑟瑟寒风中成了一道风景，温暖着我的心。我买了一串，酸甜的味道又把我带入了童年。

童年的秋冬季节有很多卖冰糖葫芦的，红澄澄的山楂上挂满晶莹的冰糖，用带着唱腔的语调沿街叫卖令我回味无穷，那时小孩经常学着卖冰糖葫芦的老人的语调在大街上喊上两声，酣畅淋漓。火红的冰糖葫芦看在眼里，馋在嘴里，暖在心头。

我那时家境不好，大多时候只有看的份，只有在我的生日，母亲才给我买上几串解馋。父亲看我喜欢吃冰糖葫芦，就自己动手做。父亲买来新鲜山楂，洗干净后将山楂切成两瓣，用小刀挖去果核，然后将两瓣合上。我乖巧地把去过核的山楂用竹签串起来。父亲把白砂糖倒入锅中，糖熬到呈黏稠的透明状时，父亲就会将串好的山楂在熬好的热糖上泛起的泡沫里轻轻转动，裹上均匀的薄薄一层糖就大功告成。冰糖葫芦一出锅我就想吃，父亲笑着说：“你真是个急猴子，小心烫嘴。”

我参加工作后，日子宽裕了，多年来也派生出桔子、蜜枣、苹果、荸荠、猕猴桃等冰糖葫芦，可不知道是观念陈旧还是口味固执，我始终认为吃冰糖葫芦还是山楂的最正宗。

提起冰糖葫芦，还得说说南宋的宋光宗皇帝。此君政治上没什么作为，却还懂得心疼老婆。绍熙年间宋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不思饮食。御医皆束手无策，皇帝无奈只好张榜求医。一位江湖郎中揭榜为黄贵妃诊脉后说：“只要用冰糖与山楂煎熬，每顿饭前吃十枚，不出半月准见好。”贵妃按此办法服后，果然如期痊愈了。原来黄贵妃每天所食山珍海味造成消化不良，冰糖葫芦里的山楂是助消化的，黄贵妃吃了自然药到病除。

这个季节并不太可爱，可这个季节有纷纷扬扬的大雪，这个季节有梅花可以欣赏，这个季节还能吃到冰糖葫芦，我感到天寒地冻的日子也充满了情趣。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冰糖葫芦也上了档次，脆皮巧克力冰糖葫芦、蜂蜜冰糖葫芦、琉璃冰糖葫芦，新品种层出不穷，精心包装后独特口感、干净卫生的冰糖葫芦还进入了大型超市。

常常想起多年前的一首质朴无华的歌《冰糖葫芦》，歌曲蕴涵着对美好生活的祝福：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有冰糖葫芦相伴的日子，暖暖的幸福涌遍了我的全身。

孙怀平

老王

傍晚时分，二胡声又悠然地响起，和着并不怎么动听的吟唱，给炎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些清凉。一定又是加工棉胎的老王在自娱自乐了。

前年邻居把他的房子租给了加工棉胎的老王。房子跟街道隔着一块绿化带，“加工棉胎”的四字招牌对着街面只能是半遮半掩。房前的绿化带中栽种着几株迎春，两棵紫薇，一些不知名的小草夹杂其间，因为总有车的停放，总也长不好。

要加工的棉胎一床床在门前的树下叠放着。春天衬着几树鹅黄，夏天映着两树火红，陈旧的棉絮倒透出几分鲜亮来。

上下班都从小屋的门前经过，总能看见老王在门前或屋里忙着。灰白的长围裙，藏蓝的护袖，一些碎棉絮粘在灰白的头发上。渐渐熟悉了，遇到时，会微笑、点头，算作招呼。

听婆婆说老王的老家在扬州，家里穷，少时外出谋生来到了金湖。三十几岁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，总算有了一个家，不过没有自己的孩子。夫妻感情并不十分和睦，吵吵闹闹过了二十多年了。

老王的日子过得很节省，中午往往是一饭一汤，有时是白饭就着萝卜干。邻居说老王聚钱养老吧。一日中午上班遇见老王，他满面喜气，脸喝的红红的。“怎么这么高兴啊？”“儿子定亲了。”他大声回答，抑制不住的喜悦。后来听婆婆说，老王的这声“爸爸”可金贵呢，花了他五万块钱。

婆婆是个热心人，有时会给老王送些熟菜去。年前婆婆把家里的旧被胎送去加工，老王说啥也不肯收钱。“这个老王啊，太厚道了。”婆婆感叹道。

老王有一把二胡，忙碌之余，总会拉一会儿，和着碟片里的歌唱，也自有一种婉转。夏天，门前的紫薇开一树火红，热烈而张扬，映得小屋粉粉的。加工棉胎的生意清淡，二胡声便总在傍晚时分响起。渐渐地，他的小屋成了老人聚会的场所，几位老人早也聚在那里，晚也聚在那里，拉拉弹弹，声音洪亮。散步经过，老人那兴高采烈的样子真叫入羡慕。

冬天来了，老王给大佛寺送去了十床棉胎。雪白的棉絮，柔柔的，暖暖的。“老王，你对菩萨这么好，下辈子一定发财的。”大家打趣。老王笑了，一脸的期盼。

芸芸众生，凡来尘往，有多少人守在自己的一隅，带着那么一点信仰，默默忍受，寂然欢喜。